

欧洲文坛的政治渗透

彭 倩

摘 要：近年世界各大词典年度词汇与欧洲各国年度热门词汇均与政治世界密切相关，“反乌托邦”成为其中的一个文学新关键词，“假新闻”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对“真假”的再次探讨。2017年诺奖评定似乎将石黑一雄的少数族裔群体身份作为重要考量，倡导更多元更包容的社会。英国布克奖逐步美国化，冲淡了英国的身份感，体现出文学场域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延伸。“女权”是2017年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语言同样出现了政治渗透，语言性别大战隐藏权力争夺。

关键词：欧洲文坛 政治渗透 年度词汇

一、引言

2017年为欧盟成立60周年纪念，不无讽刺的是，如今的欧盟正在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英国的离开给欧洲造成巨大心理冲击，东欧国家对欧盟一体化制度的不信任又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部的撕扯。2009年的欧债危机余波仍在，整体经济依然疲软。而2015年以来的难民潮引发欧洲经济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难民困境持续牵动着世人的心弦，恐怖袭击也成为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云。欧洲大选年民粹主义抬头，左翼党派如日中天，这也令欧洲始终处在紧张氛围中。盘点2017年欧洲文坛大事记，政治渗透的痕迹极其明显，侧面反映文学与客观世界的复杂纠葛。

二、年度词汇中的政治时代

世界各大词典年度词汇与欧洲各国的年度热门词汇都纷纷聚焦于政治世界。牛津词典年度词汇“青年冲击”指的正是青年人在政治中的主导力量，6月英国议会选举中，由于当时年轻人投票率激增，保守党选情意外受挫。剑桥字典的“民粹主义”则紧跟时事动向，直击欧洲政治要害。韦氏词典词汇为去年炒得大热的“女权主义”，而柯林斯大词典年度词汇毫无意外地为“假新闻”。

欧洲国家的年度词也无一例外地让政治如魅影相伴左右。西班牙年度词汇为“恐穷症”(aporofobia)，对穷人的恐惧和憎恶背后体现的是西班牙国民反难民的倾向。意大利年度词汇中“假新闻”排名第二，而“假新闻”则夺走了法国三分之一的投票，荣登法国年度词榜首。德国不仅有年度词汇(wort des jahres)，还有年度“非词汇”(unwort des jahres)，2017的年度非词汇在年底并未公布，留下悬念令人心痒痒，而“假新闻”一直是媒体预测的热门候选词。2018年1月16日，“非词汇”终于揭开谜底，果不其然，“假新闻”正是答案。“假新闻”的大热源于特朗普，关于就职典礼观看人数而产生的斥责，特朗普顾问所说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正是此词的另一面。“另类事实”迅速成为了网络热词，引发网民的恶搞。“假新闻”是奥威尔式词汇，与“新话”、“双重思想”共同构成了政治虚伪。

2017的政治旋风带动了不少经典作品的重新回归，也让“反乌托邦”成为文学新关键词。奥威尔1967年著作《1984》的重新畅销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风向标，揭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早在2017年年年初，《1984》便在亚马逊畅销榜遥遥领先，在年初火速飙升至亚马逊畅销榜榜首，销量增加9500%，而此股势头直至年末也未见消退，年末依然稳坐榜单。2017年英国金匠奖(Goldsmith)由尼古拉·巴尔克(Nicola Barker)的《快乐》(Happy)摘得，此小说不仅是形式的实

验与创新，也是以反乌托邦为题材的佳作。英国布克奖连续被美国人摘得，英国人内心委屈，但扭捏着不肯直接争抢，只好用加拿大顶缸，说此风一开，加拿大作品将更无机会。不过今年他们倒是多虑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将欧洲两个重要奖项一举收入囊中，捷克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纷纷颁给了这位被美国学者誉为“女预言家”的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与奥威尔一样，同样搭上了特朗普上台后文坛突然开动起来的“反乌托邦”便车，《使女的故事》横扫各个奖项，而此作品在欧洲的成功同样暗示着欧洲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特朗普引发的政治时代。

除“反乌托邦”之外，2017年出现了大量更广义的政治题材作品。如法国大奖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为埃里克·维亚尔（Eric Vuillard）的《日程》。这部被称为“纳粹外交艺术”的历史小说讲述了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一个片段。法国龚古尔奖，法国头号文学奖。龚古尔奖，在9月初、10月6日与10月27日分别公布入围名单，可谓造势良久。获奖作品《日程》是一幅刻画德国纳粹崛起的电影画卷，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在一个个特写镜头中缓慢展开。纵观2017年法国文学回归季出版的小说，可发现历史与政治是其高频词。两次世界大战、1968年革命、历史名人或历史小人物的传记，这些仍是这581本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故事。

三、文学理论界的政治渗透

“假新闻”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对“真假”的再次探讨。特朗普顾问为辩解而脱口而出的“另类事实”也被文学理论家们高度关注。2017年10月7日法国巴黎市政厅上演了一场“虚假审判”。这场文学理论审判严格遵循法律流程，该有的身份一个不落。文人们分为两大阵营，辩方与控方都为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被告为3位文学理论家，弗朗索瓦丝·拉沃卡（Francoise Lavocat）、阿力戎·詹姆斯（Alison James）

与亚历山大·热芬 (Alexandre Gefen); 而原告则为3名哲学家, 洛朗·德·苏特 (Laurent de Sutter)、多里安·阿斯托尔 (Dorian Astor) 与法比安·达内西 (Fabien Danesi)。负责审判的主审法官则为国际哲学院前院长马修·波特·本维利 (Mathieu Potte Bonneville) 及《法国文化》制片人卡洛琳·布洛埃 (Caroline Broué)。陪审员为2位艺术理论家。控方证人与辩方证人均均为各个领域的专家, 涵盖了社学家、历史、文学与哲学等领域, 共有17人之多。

审判焦点为真实与虚构在文学中的界限, 分析的文本主要基于法国著名作家拉沃卡在2016年所著的《事实与虚构》(Fait et Fiction)。拉沃卡在书中力证事实与虚构应该具有明确界限^①,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通常被称为“区分派”或“隔离派”, 此即为辩方立场。而以哲学家为主的反对者则强调事实与虚构是模糊不清的混沌体, 即所谓的“整合派”或“混合派”。整场讨论持续7个小时, 从晚上7点至次日凌晨2点, 线上全程直播。但7小时鏖战并未分出胜负, 双方僵持不下。这场由政治引发的文学审判意义深远, 文学理论界紧跟时事, 如此前瞻性的分析很大程度体现出了法国文学理论的前沿视角。

虚构与真实界限并非第一次被提起, 早在1977年法国小说家塞尔热·杜布罗夫斯基 (Serge Doubrovsky) 便在书封底将其定义为“自我虚构”或“自撰”(autofiction)^②。词语“faction”也随之被杜撰, 将“真实”与“虚构”糅合进新词中, 意指“事实的虚构”。尼采曾认为世间并无事实, 一切都仅是阐释而已。德里达与拉康也强调一切真实都具有虚构的结构。而2017年美国政治的冲击让社会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与道德基础更进一步弱化, “假新闻”层出不穷侧面映射出政客们热衷使用的故事技巧, 这一切都似乎让真实完全退位于虚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尽管本就不可分, 但如此混淆, 以假乱真仍需我们加以警醒。

① Lavocat F, *Fait et fiction, Pour une frontière: Pour une frontiè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6).

② Vilain P. and Herman Joseph, “autofiction”, In Gillet V and Le Monde (eds.), *The Novelist's Lexicon: Writers on the Words That Define Their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7.

四、诺贝尔奖中的政治因素

石黑一雄获诺奖是2017年世界文坛最大事件，无数人的猜测最终落空，大量陪跑作家依然坐在冷板凳上，此前大热的作家倒灶。诺奖授予了这名混杂了日本武士精神与英国贵族的少数族裔作家。石黑一雄从1982年开始创作，于1989成名，《长日留痕》荣获布克奖为其带来了巨大声望，但这位与奈保尔及拉什迪并成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少数族裔作家作品数量并不多，而2005年的《别离开我》之后，石黑一雄整整沉寂了十年，直到2015年才以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真正回归。

石黑一雄的获奖引来不少批评家的欣喜，纷纷撰文表扬瑞典学院终于摒弃了此前用诺奖作政治宣言的陋习，诺奖也再次回归了纯文学领域。“纯文学”终归战胜了“公共喉舌”或是惯常的政治形象。反观历年的诺奖，瑞典学院似乎倾向于用诺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奈保尔的获奖紧随“9·11”事件后，不少人猜测其获奖源于其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谴责。戏剧家品特曾抨击伊拉克战争，2005年他的获奖似乎也是对其立场的赞许。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屡受政府迫害，2006年瑞典学院为其颁奖或也是另一种声援。此前曾有学者推测，博尔赫斯未获诺奖正是因为其支持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阿列克谢维奇同样是一名鲜明政治主张的记者，她的获奖再次验证了瑞典学院用文学做政治事的特征。但这次石黑一雄的获奖，真的如此毫无杂念吗？

石黑一雄的作品似乎总是不染政治气息，尽管他关注世界主义与科幻主题这类宏观题材，但他是一个不轻易显露政治立场的作家，他拥有少数裔身份，却罕以少数民族自称。日本仅是其想象的遥远他者，5岁便离开日本，其身上的少数裔痕迹较少，而英国情怀更浓厚。石黑一雄并未用文学来作为其政治主张摇旗呐喊。批判社会，揭露历史真相的评价并不适合于石黑一雄。他细腻敏感，克制含蓄，只是平静

地探讨过去与历史对人类的影响。

但结合2017年世界大背景，不难发现诺奖此次依然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在多元文化触礁的敏感时期，瑞典学院将橄榄枝递给一位多元文化作家，或许更多的是政治考量。不少评论家称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对英国脱欧后文化岛国主义的否定，提醒世人移民或许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推动，而非阻力。世界文学应尽可能地顺应多样性的发展，而非返回闭塞的保守与传统。石黑一雄的少数群体身份标签，或许是诺奖倡导更多元更包容社会的契机，是鼓励全球化与文化差异价值的一次有力尝试。欧洲与北美移民国家有明显差距，多元文化无法生根，欧洲似乎弥漫着无法压制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石黑一雄在这样严酷背景下的获奖，尽管他已深深“英国化”，但他仍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再者，石黑一雄本人其实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观。脱欧公投后，石黑一雄曾公开表达自己的不解与愤怒，他无比遗憾地怀念那个海纳百川的英国，那个在欧洲法西斯时曾奋力做出表率的英国。^①石黑一雄不止一次强调多元文化，英国的脱欧实则是欧洲文化价值与英国保守主义文化传统的一次回潮。反观石黑一雄本人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在“回忆”、“记忆”与“岛国情怀”等大标签下埋伏的政治性。石黑一雄关注战争与历史，在以日本为背景而创作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战争是挥之不去的鬼魅之网。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张扬的政治性作家，但他的小说仍是政治性的。作品处理的是不可靠的记忆，同时也是人类的集体失忆；个人的失落，也是国家的集体失落。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欺骗”更是对开篇所述“另类事实”与“假新闻”的呼应。

2017年诺奖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事件，它更是时代变迁与世界潮流思想的一个小缩影，很好地体现出社会与政治变化。30年前，欧洲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剂治愈欧洲动荡社会的良药。如今不少人却转

^① Vorda A, Kim Herzinger, and Kazuo Ishiguro,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Mississippi Review*, 20 (1991), pp.131-154.

而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恰恰是引发欧洲问题的病因。多元文化在欧洲的全面失败是一个有力的信号，暗示着世界大同的幻想随着难民与移民危机的升级终于破灭，早在2011年，德法英与荷兰等国相继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而近年来英国、德国与法国也相继宣布了多元文化主义推行的滑铁卢，卡梅隆、默克尔曾在不同场合公开抵制多文化主义。多名学者联名反对此思想的推行，民间敌对声音甚嚣尘上，这都体现出欧洲整体对文化多元的不信任。欧洲极右翼势力与民粹主义的风涌敲响了文化多元主义的丧钟。对移民的憎恶仇视，民众排外情绪持续高涨，越来越多人开始敌对异教徒与非我族类，将异类文化视为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威胁，而掌握着文学之舵的诺奖，正在用其独特的方式来试图传递出多元与共存的政治讯息。

五、布克奖的美国化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凭借《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荣获2017年英国布克奖，继2016年保尔·贝蒂（Paul Betty）荣获布克奖后，这已是英国布克奖连续两次由美国作家获得。这令英国人如临大敌，英媒上一片哀歌，大多是抱怨英国小说家本就艰难，如今这条最重要的成名道路又被美国人抢占。英国《卫报》采用《英国作家得不了美国大奖，那为何美国人能得布克奖？》作为大标题，颇有点玩具被同伴小孩抢走的耍赖感。^①美国《华盛顿邮报》看热闹不嫌事大，居然以一篇《亲爱的英国人，请把你们的布克奖拿回家》^②因为这让美国人失去了体验另类文化的机会，或许在无任何硬性条件的限制下，美国人势必要占领大部分土壤，而美国人哀叹的则是文坛不再多样化的后果。

① Fischer T, "British Writers Can't Win the Big US Prizes, So Why Can Americans Win the Booker?", *The Guardian*, 17 Oct. 2017.

② Ron C. Dear Britain, "Please Take Your Booker Prize Back Home", *Washington Post*, 13 Sept. 2017.

布克奖正在逐步美国化，而这也大大冲淡了英国的身份感。2013年，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对美国人敞开大门，允许任何用英文发表的作品参赛。自此门户一开，美国作家迅速跻身而上。天平已经大大向美国倾斜，这股美国势头早在去年便已显现，2016年短名单中已有两名美国作家，分别为保尔·贝蒂与奥特撒·莫斯费（Ottessa Moshfegh），而2017年短名单六名参赛者中，竟有一半是美国作家，保尔·奥斯特（Paul Auster）、艾米莉·弗里德路德（Emily Fridlund）与乔治·桑德斯与英国本土作家分庭抗礼。如此强大的入围阵容，加上英国布克奖连续两年颁给美国人，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是美国人而非英国人设立布克奖？

布克奖的美国化是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延伸，美国用其经济霸权控制了文学审美。在出版社为王的评奖时代，掌控大出版社者才是真正发言家。大型出版集团通常有多家出版社，其旗下获奖作品的几率自然远胜于弱势出版社，美国为出版业巨头，在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英国文学奖也同样需遵循市场规律，此前尚可用国籍捍卫住英国本土作家的独占性，但一旦将其抛进由美国掌控的文学竞争中，势必落败。文学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文学奖具有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权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文化思想的走向。英国布克奖被美国作家“入侵”的背后反映的实则是世界各国的力量角斗。

六、政治的场外渗透

“女权”是2017年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女权主义”一词搜索量激增。性别平等出现了倒退趋势，女权主义成为公共舆论焦点。在美国爆发的妇女游行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时代》杂志2017年度风云人物也选择了一群敢于公开自己遭受性侵的受害女性。文学领域中频现女作家创作的艺术佳作，这同样体现出了女性影响力的提升。77岁的加拿大头号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2017年女性作家代

表,《使女的故事》为其收获了超高人气,阿特伍德先后荣获2017年度的捷克卡夫卡奖、德国书业和平奖和美国笔会的终身成就奖。德国和平奖对阿特伍德的颁奖词更为直接,称赞其“敏锐的政治直觉”,认为她“洞若观火”,捕捉到了“危险而潜在的发展趋势”。^①两个如此重量级的欧洲文学奖授予一名女性作家,足以见证2017年女性在文学领域中的斐然战绩。

2017年欧洲联盟文学奖由80后年轻土耳其女作家西娜·艾尔桂(Sine Ergun)获得,艾尔桂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欧盟文学奖是唯一一个奖励欧洲新秀作家的奖项,旨在跨越国家和语言边界,促进欧洲当代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奖金虽仅有5000欧元,但仍是提高知名度的绝佳机会。尽管艾尔桂迄今仅发表3部小说,但她曾于2013年凭借小说《生活,有时》荣获塞特·费克短篇小说奖。艾尔桂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进行创作,她的获奖是一个强讯号,证明了女性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成就。

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荣获2017年德语戏剧浮士德奖的终身成就奖。耶利内克不按常理出牌,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她便拒绝出席,而这次她的领奖词更颇具戏剧性。这名奥地利最重要女作家称自己天性羞赧,无法面众,特意请好友依据自己面容定制面具,由傀儡戏艺术家尼古劳斯·哈比扬(Nikolaus Habjan)登台为其致辞。耶利内克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和社会批判精神,叙事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宏大而响亮。耶利内克反对男权统治,关注女性命运与生存状态,而今年她又狠狠地戏弄了特朗普一把。2017年新剧《皇家大道上:汉堡王》(*On the Royal Road: The Burgher King*),设计了一则“猪小姐将特朗普打倒”的桥段。

英国女作家尼古拉·巴尔克凭借一部形式创新的小说摘得2017年英国金匠奖。英国金匠奖始于2013年,此奖设立初衷旨在奖励那些突

^① Welle D, "Margaret Atwood Awarded Peace Prize of German Book Trade", *Dailynews* 13 Jun. 2017.

破小说形式的作品，奖金1万英镑。巴尔克的获奖作品《快乐》自成世界，用丰富的色彩与字体打造了一个视觉反乌托邦。《快乐》在彩色字体中跳跃，巴尔克独具匠心地在文本中插入象征符号，各类表格，甚至空格，有意造成阅读的断裂，形成了独特的阅读体验。评委会主席娜奥米·伍德（Naomi Wood）高度赞赏了小说的创意，认为小说“结构奇妙”，是“小说的3D雕塑”，让“小说成为了实体与艺术品”。^①巴尔克在小说中添加了大量科技元素，用一种可改变人格的精神药物暗示了一个进行着大众监控的反乌托邦，她隐蔽地控诉了个体性与创造力被剥夺这一残酷现实。

2017年另一个与文学相关的政治事件为简·奥斯汀登上新版10英镑货币。简·奥斯汀最终排除万难，印在英国钞票上，这是一场政治与文学的妥协，传统女作家在此担任的是女权主义的化身。2013年英格兰银行宣布丘吉尔“取代”19世纪英国著名女社会活动家，各币值英镑纸币上人物肖像除了伊丽莎白二世之外，再无其他女性形象。35 000人签署了请愿书，并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在压力之下，最终英格兰银行决定在“G系列”10英镑上印上简·奥斯汀的肖像以平息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2017年的语言同样出现了政治渗透，许多非中性的语言会将女性隐形化，在区分阴阳性的西方语言中尤为明显，而法国“包容性写作”再次成为去年热点。2017年9月，法国一本小学历史课本上用了“包容性写作”，立刻引起轩然大波。2017年11月，法国总理菲力普（Édouard Philippe）发布了一项禁令，要求所有官方文件不准使用“包容性写作”。法兰西学术院以守护法语为己任，将包容性写作视为畸形、对其进行致命攻击。来自政府高层的反对态度激怒了女权主义者，这场语言的性别大战背后隐藏的是权力争夺，就连《1984》也被语言学界的争论所援引。女权主义主张法语应囊括两性，

^① WiltonP, "Nicola Barker wins Goldsmiths Prize 2017", *Goldsmiths*, 15 Nov. 2017.

不应支持或偏袒任何一方，此即为两性平权。早在2015年，某些政府机构、大学和商会开始实施“包容性写作”政策，即用加点的形式，同时使用阴性与阳性，将词语中性化，如复数“公民”为citoyen·ne·s。但今年的语言大战尤为激烈。语言阴性隐形于阳性复数，是否可将其延伸至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本身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但这场由语言蔓延到政治领域的纷争仍发人深思。

